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四之下

東里盧文弼纂定

武進莊胡昆新編民稜補

陽湖莊毓鉉俊甫撰重校

記

重修蘇墅橋記

沙張白

東坡先生買田陽羨山中晚乞常州居住僑寓郡城最久武無宜
三邑皆有先生遺蹟而江陰獨否豈延陵君子之鄉不足邀高人
一眄乎邑東五十里地名蘇墅父老相傳文忠別墅在焉則吾江
固先生熟遊地也此地土厚水深萃東西兩山之秀而先生往來
憑眺之下不聞片言隻字以紀其勝意其時居是地者皆村氓野

雙無可與言文字者莫爲之叩發而倡和先生遂默默置之耶墅
當兩邑孔道行人如織而盈盈一水徒涉爲艱者隱尙虞陶公捐
貲建橋名以蘇墅不敢沒東坡遺跡也又二十年尙虞子明經誕
先起而修之完固堅好視前有加吾謂陶氏之作此橋一則便行
旅之交錯免其望洋一則表昔賢之風流不使湮沒豈世俗捐金
植福者比哉獨惜陶氏父子之生不及東坡之世也使尙虞誕先
而與東坡同時吾知行李之往來必倚陶氏爲東道主草堂雞黍
賢主佳賓相與發爲文章而形諸篇什且與蜀山惠泉同不朽焉
奚但留別墅之空名而已晉兒娶於陶爲子言陶氏之於此橋兩
代經營不憚勞費予喜而記之蓋不獲親遊文忠之門親炙其光

揮而於生平一遊一憩之地或修其遺蹟或爲之文辭以志景仰此意不特陶氏父子有之也而尙虞誕先加於人一等矣

遊楓隱寺記

陳維岱

出城南十餘里入山夾路皆松濤竹翳又聞澗響潺潺不絕山愈深徑愈曲依山而轉梅花雜發每當春日邑之人莫不挈酒攜榼過而訪之蓋數十年於茲矣丁未歲余同儲子友三曹子南耕仲兄半雪探梅山中憩楓隱寺飯於僧舍而歸寺爲孝廉吳公園址孝廉余姑丈也自號楓隱居士故名其園亦曰楓隱園孝廉沒而捨爲寺猶言楓隱者物不忘其初也先是孝廉在日於春花秋月夏雲冬雪之時常攜賓從過作數日歡憶余爲童子時孝廉挈余

至坐方屋中旋登兩經閣涉山崖之亭觀澗水衝激處名曰瀑布者又澗內所生蓴菜孝廉常取以啖余嗚呼何其盛耶及孝廉沒余亦問歲一往然一過焉而臺之圯者有矣池之淤者有矣再過焉而方屋之精函經閣之勝不可復問矣蓴菜之味更不可得而嘗矣嗚呼又何其盛之倏改耶余少時所見既不可復得今乃再過此地已二十年矣自傷齒日益長卒無所成而孝廉之家勢亦中落而不復振嗚呼豈不重可慨耶夫孝廉亦欲以其園傳之世使其子若孫有之不異其身有之也何意不數年後高峯曲澗竟爲荒宇有哉然園不屬之孝廉寺猶屬之孝廉又安見楓隱之寺而非楓隱之園也歟同遊者詩以感之

兼葭莊看梅記

謝良琦

甲辰三月余在蘭陵與李研齋尋梅於南郊行二里許道傍林木
蕭蕭稍進頽垣敗址中間花木竹石隱見問之居人曰此某氏之
廢圃也有梅數十株鄉皆移自陽羨山中歲久不知其花否與客
試往觀之步至其處柴門半啟有額曰兼葭莊舊矣白髮老人者
執杖出導客梅雖荒蕪零散跡其規模次第猶堪想見其盛時過
小橋沿流而東梅影參差或倚崖或臨水花萼繽紛錯落余願而
樂之相與掃石布席酌酒爲樂酒半研齋忽起謂余曰今日之遊
樂耶悲耶吾於園識興廢之理焉於梅見遭遇之殊焉是皆可感
也夫余曰子言之研齋曰方主人之爲是園也計其邱壑之位置

花竹之列植與臺榭軒亭之上下有一不經於心而索於慮者乎
其孰不欲垂之久遠而傳之無窮乎曾未數十年而不知其何以
至此也或曰其數耶其守之非其人耶幸而其數猶可以久其人
猶足以守而不至於斯不幸而其數不可以久其人不足以守則
凡天下之園其不致於斯者有幾至於梅者生於空山冰霜風雪
之與經而煙雲之相與處斯亦足矣不幸而移植於園以供人之
尊聳耳目之玩然猶幸生於空山而移植於園使不幸而不生於
空山不移植於園而生於道周則其不爲行路之所扳折樵夫野
人之所斤斧而爲吾與子之所樂又有幾然使是園也荒蕪者浸
假而森茂零散者浸假而藻飾則是梅者又將以供人之尊聳耳

目之玩而吾與子何從而遊之何從而樂之夫氣運之推遷人事之往復大概如斯矣吾又安能無樂而亦安能無悲余曰子之言是也雖然天下可悲可樂者常有而吾與子之遊不常有吾與子之遊不常有則天下之可悲可樂者其不足生人之感尤多也是不可以不記研齋曰然余乃執筆記之鄉之白髮老人者聽之不能語徒歎歔涕泣而去

重修宜興縣學記

儲振

國家文明昌熾之氣蘊隆磅礴必有一二知幾蚤見者爲之潤色鼓吹卓然建不朽盛舉發皇而張大之而陰佑默相之功仍歸之國家而不敢與今

上御極二十二年歲除三孽滇黔閩嶠偃兵革飭樽俎以次奏復
建學又 允禮臣請制修

皇清一統志武功文德彪炳千古實惟我

皇上神謨廟算宵旰焦勞以故向之跳梁於潢池箝莽間者會朝
獻誠還

聖天子辟雍儀舞之盛而益固其金湯振獲厠侍從沐浴咏歌親
炙太平盛事竊念薄海咸被

聖化吾宜山陬僻處而瞽宗庠序之地顧闕焉不事修葺其何以
報稱 朝廷右文至意及假省歸里樞謁 聖宮見昔之頽墮腐
壤者煥然改觀振方訝其功捷而化神多士潘起蔣瑛等咸曰宜

學榛蕪頽圯頻歷年所歲乙卯某等雅志趨葺拮据卒瘡期年聖
殿甫有成規值國家蕞芻輓粟供億孔亟暫輟工以俟踵舉丙辰
冬丹徒顧師智來諭茲土毅然肩爲己任行籌坐畫設方略勤勸
募丹堊榱甍悉口指手授不遺餘力司訓溧水王師在豐繼至同
心勸相閱八歲今乃得告成振瞻拜拱揖爲昌言於衆曰凡黼黻
太平類優爲之獨急先務於人所漫不加意之時是爲難耳今

朝廷蕩平底定適宜學鼎新告竣鐘鼓管弦之聲與兩階干羽之
舞相爲應和設

天子命輶軒採諠俗其所以應休徵而叶風雅兩廣文與二三子
功實多焉願諸士亦知 朝廷建學郡縣意乎忠孝節義根於天

性而實漸被於

聖王之教化禮義廉恥薰陶於教化而實培育於羣萃州處之學宮使學宮不飭諸生俎豆弗親絃誦無地而欲養廉恥生道義勢必不能今諸生鏃礪括羽爲碩儒爲名臣國家文明昌熾之氣必有厚鍾於陽羨一隅者兩廣文與多士鼎新學宮之志亦藉是以不朽矣振雖不敏將珥筆以記其盛

惠山秦園記

姜宸英

天地之大昔人等之遽廬至於宮室之麗亭臺之勝直以爲寓目而已視其轉易成毀興廢之不常特瞬息間耳而傳之一姓以至數百年之久此自古未有也余少時讀吾鄉屠儀部惠山園記謂

其中古木之上千層霄下蔭數畝者幾數百十章有泉從惠山寺
而在淙淙瀾瀾注爲清渠日夜流不涸中壘石條爲細澗分流並
涓潔可愛園故秦有也然自端敏公迄中丞公之改葺時計將百
年屠公已歎爲難得今去其爲記者度又可八九十年而古木清
泉蒼翠無改向時結構雖不必盡存要之有撤而更新無蕪而不
治也予時與客遊其上或指示予山寺故爲宋湛長史宇其南麓
唐李丞相紳讀書樓旁去數武爲宋九文簡公遂初堂故址不獨
其室宇無存而其子孫亦零落盡矣若愚公谷者一時勝絕吳中
今亦將漸廢而爲荒墟夫物之有成有毀此消息之常何足深論
惟縉紳有道之士能持身正直創業以世其家而子孫之賢者能

修德以光大前烈此百世不忘者也今以一園之有無爲秦氏重
輕者固不足以知此而因此知秦之世有令德將徘徊瞻眺之餘
必有感慕而興起者蓋子日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然彼獨不能
以忘情乎哉園今爲太史對巖公有太史日侍養園中讀書承歡
饗殮必潔其父子兄弟常熙熙終日也以此思秦之世德所從來
矣

雲起樓記

姜宸英

樓居惠山禪寺之左二百步其下爲惠泉舊有築於泉之上者曰
極日亭後改爲三賢祠皆背山而俯瞰泉以爲遊觀者之所登眺
而休息然其規制庫隘浸圯以墮伯成吳公之蒞茲土也拊摩楹

煦民以大愉謳誦接乎崗闕祥風被乎山川乃以其休暇與客登山飲泉久之仰視山半邱壤穢芾草木叢蔽以爲無以涉滌神明助耳目之觀也爰謀於邑之士大夫披石剪萊相其舊趾而廣之創高樓其上懸若天牛圍以雕欄曲楯夾以栝柏松杉砌以文石周以清泉然後躡梯而升倚樓而望則澄江遠帶眾山如拱射貴之湖澹澹滄溟澄碧萬頃皆若攬挹於杖履之下往來者得所憑依登覽者以爲快焉是山自惠山而北矗起九峯崗隴合沓狀若九龍之相連綴故名爲龍山或傳嘗有龍鬬於其上故亦名鬬龍也而以雲起名其樓者則自公今日始山取其騰蹕如龍樓取其蒸變如雲公所以願望乎邑之人士也彼邦之人沐浴滌瀝慶公

之有作反以祝乎公龍之蚴蟉茲山之下雲往而合崇朝其雨龍之蜿蜒茲山之顛雲之油油布溥自天公所居地潁川南陽實龍之藏誰斯公以澤而以潤於一方皇皇

龍命有降自昔公不我遺民以衽席予以公與民之交相得也異日政成而去民將視其所憩而樂依焉則是樓之建其可輕乎遂因縉紳先生之有請紀石以告來者

清風亭記

吳光

毘陵府治東偏舊有署曰東察院署後有清風亭江上李忠毅公仲達未第時從予伯父霞舟公遊讀書此亭者數月後官西臺逆璫擅政仲達疏其不法因被逮就道過毘陵霞舟公逆仲達館之

家飲食慰勞如平日緹騎怒郡守二雲曾公不得已徙仲達於府治東署而仲達仍信宿清風亭霞舟公入署相存問謂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仲達對曰對此亭恍然疇昔步趨先生時也因索霞舟公素所讀周易霞舟公喜授之曰吾祝子爲薛文清乎遂升車別去今署與亭俱廢址猶存緬想二公清風如在也予小子每過其處輒悽愴不能去嗚呼立懦廉頑後之君子其尙聞而興起也夫

東臯園記

邵長蘅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臯左帶雉堞前臨圃畦溪流環之園之主
人曰楊子陶雲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先是園爲曹尙書故

第鉅麗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爲
兵使者署園寢以圮十圍之桂斧以爲薪馬通若邱畜豕羣聚指
爲穢區署廢而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臯名園
園之廣二十畝而竄突者傾如渚者淤如蜀蕺荆翳崇傾決淤稍
復厥觀大抵亭榭臺館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及太湖靈壁嵯峨
峭岑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杏含桃叢桂之屬百本篋簪
之竹萬箇主人雅好客客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
歌於其間吾邑稱能園主人者率歸之東臯矣噫嘻方園之盛時
舞臺歌鈿靡顏而盛鬻者更侍遞代而所爲畫棟雕楹翡翠幌
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侈靡相高故驕

志逸樂至此耶不數十年而經營之地一變而笳吹牧馬之聲斯可慨也既以薈爲廢墟矣又烏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而得與騷人墨士一觴一咏於其間耶雖然天下汰靡者易敗而淡泊者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變絲竹爲吟詠是使之久之道也陶雲蚤貴負盛名顧坎壤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知有不能忘情於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夫盛衰有時無足深怪而區區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之其有嗒然而自失也與

青門草堂記

邵長蘅

毘陵東南五十里而近有溪曰漳湟有地曰東園壤僻而衍無岡巒林麓之勝俗重厚好稼穡緣溪而居者幾千指無一人釋耒以

嬉有老死不識閩闈者風俗最爲近古邵氏之草堂在焉堂凡五楹翼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華足蔽風雨堂之外環而溪者以里計溪清而甘可釀溪之上藩而圃者以畝計可蔬環溪內外而田者以頃計可秬可秔環東南而峯者皆在十里外蒼煙晴翠可支頤而眺此草堂之大槩也歲時社臘農夫野老擊鮮而過從吾留客而蔬足於圃釀與黍足於家客去掩扉蓬蒿翳如左圖右史施施于此余居室之樂也昔杜甫客居成都作草堂於浣花江上萬里百花之勝屢形篇什其寄題詩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蓋三年而堂成其營之之難如是然余讀子美詩間考次其年月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子美以徐知道之亂因如梓州卽堂成

之歲也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子美復歸成都其明年武卒乃去之東川之夔遂下荆渚泝沅湘距草堂之成僅閱再朞而去之若逆旅然蓋有足慨者余雖亦喜爲詩歌以視子美譬培塿以擬嵩華獨自幸所爲草堂者託先人敝廬無結構之勞無播遷兵革之患與族之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課農桑間以其暇臨溪而漁登高而賦徜徉田園行沒余齒以視子美所得又何如也其曰青門奚居邵氏之先當嬴秦時有種瓜青門而隱者吾以名吾堂志所自也

遊張公洞記

邵長蘅

張公洞在義興東南衆山間山小而最卑望之若覆盂然而洞之名特著洞所從入有二徑曰前洞後洞枕山麓尤險奧故遊

者往往從前洞余與同遊者約從後入束炬牽衣賈勇而下既下級峻滑且數上數下其上則選足所置或手決石吻中僅乃一登蓋以手代蹠也其下滑足不得駐則以尻代趾矣深黝中行半里許呼前行人稍憩已發炬旁眎則萬乳上下相撐拄砢砢搏攫奇詭萬狀稍前益束隘如竇行者偃僂入中穿可二尺所背隆然不爻屬右役則下視深黑不見底左屬則石與耳磷俗呼鯽魚背矣背窮徑稍夷天光穿漏舍炬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石臺踞之臺橫廣十丈而羸縱不及者三之一怪石竅空橫覆之若厂乳下垂者愈益奇傍數巨石離立如長人俗呼張公張姥亦近似臺之前二面削壁直上一面磴道險絕數百級卽前洞所取徑也梓楠大皆

十園根拆出崖石間枝葉蒙霧洞口遊者如坐井中望青天疑縣
一片冰已尋洞口出從上俯瞰如一池澄泓蘋藻縈翳之隱隱見
石臺上遊人若鯨魚出沒矣夫銅官離墨諸山蜿蜒百餘里峭崿
雲巖蔽茲山直培塿耳而洞之奇獨茲山擅之天地靈奧之區固
不限於大小哉

毘陵諸山記

邵長蘅

毘陵縣治南三里曰茶山小邱纍纍以百數若釜者若甑者若覆
敦者若杵曰茗馬嶺者高廣及常或倍常其地林木蒼蔚多古塚
唐末湖常二郡守修茶貢於此因以名然實非山也又南多樹木
少山平望百里外翠屏類削成者爲義興銅官山縣治以西無山

益北有山曰孟城山曰黃山俯瞰江岸其石可煨以爲堊孟城山
孟嘉所僑寓也與孟城相連而小曰孤陳山九嶺逶迤如龍曰九
龍山有若巴斗浮峙江面者曰巴斗山嘉山近丹陽界山有白龍
潭歲旱禱則應此皆瀕江距縣北八十里茂芳山在縣治東三十
里晉右將軍曹橫葬其麓故一名橫山東南有山小而高突出平
地曰獨孤山俗譌鴉鴉山又南雙山夾峙曰夾山有曰秦陽山者
越絕書名秦餘杭山蓋越王棲夫差山云在夾山東自縣治至此
七十里秦陽之南多山而益奇曰四墩山曰許墓山曰黃公山黃
山相傳以春申君黃歇得名又南且東曰陳墓山隋司徒陳杲仁
葬地其下有龍泉飛瀑如練若馬鞍者曰鞍山三山圍合如壘者

菱溪在毘陵郭東五里爲漕渠兩注之支流按邑志曰采菱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溪則茲水名溪固宜曰港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互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今漕渠是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子族子龍文居濱漕渠門外邪直菱溪歷十數武乃於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爲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巖石爲峯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巖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餘株常欲請予記鏡石壁間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閫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覺露氣晨流游鱗百餘

頭皆險囑水面如霞駿遠聞行舟歎乃聲與漁歌相互答宵然移
情者久之問考隋史大業十二年春詔毘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
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做東都
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
其時聚斂之繁急督趣之峻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
槩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莽爲邱墟然則侈汰者
速亡而富貴之不可恃如是哉而菱溪一勺隋至今且千一百餘
年而韋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凭河遠眺其所
當新然而賦慨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固何如也康熙壬午七

月青門長蘆記

東林書院碑記

代宋中丞肇

邵長蘅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毘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實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厯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溷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文士爲會至者常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閹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

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某奉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家
宰孝感熊公學使海甯許公適有同志各捐金若干兩以屬邑令
徐君經始癸酉十月訖工甲戌二月崇堂修櫺復厥舊觀既成以
記請某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
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究
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
爲記誦佔舉禱販之學而馳騫於功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
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爲鵠以希俸其一得者

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商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庠營營汲汲脂韋汙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娛其賢者亦流連觴詠翫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斲鋸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斲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

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鉤黨之獄興闕燄焦灼諸君子至於考掠剝骨填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屨爲瓦礫惟恐摧折拉攤之不盡也距今六十七年茲邪之姓名詭譎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於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頃而復而土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某不敏竊於代興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東軒記

邵長蘅

東軒在草堂左稍南邵子讀書其中軒凡二室右室南嚮交窗楹壁設蒲團一几一榻一可供臥起左室南北嚮前後施綺疏欄檻

中設修几一右室欲其奧左室欲其敞其奧也則於冬宜其敞也則於夏宜軒之前地橫廣丈許者三縱半之雜植木蘭叢桂木芍藥數種軒後直左室之北闢隙地廣尋長再倍尋壘石爲峰巒坡陀之狀植竹百竿修梧一芭蕉數本直右室之北小屋二楹隔東嚮梧竹交蔭牖間空翠浮漾長夏弄碧可念虛之爲賓客燕談之所軒中故皮書數千卷興至隨手翻一編輒讀讀未竟輒罷稍倦輒就榻臥卽掩卷亦不復甚記憶出則曳杖平疇綠野中行百步餘輒返客至談詩談文章或談說古今事則大喜竟日談不倦卽以他事至者遽呼童子支扉卽扣之拒弗入也蓋邵子常誦淵明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得復此生因以名云

東軒小池記

邵長蘅

邵子作東軒後一年卽假山麓規石爲池池廣五尺深不及者三之一畜朱魚數十頭荇藻空明漣漪見底邵子狎而玩之欣然樂也客有過之者曰嘻子何見之不廣也今夫峯者岫者若斷者若奔者若倚者巘岼蹴天闢詭獻異不可名狀山之奇也洞者湫者湍者瀉者蛟龍滉潏忽而變幻水之奇也是天地之大觀而好奇之士之所樂也且子嘗北適燕東之齊南遊漢沔記其山川所經涉河淮躡日觀轉而浮舟大江彭蠡閩斯亦奇矣願不是之樂而沾沾一拳之石一勺之波願不願歌言未既邵子軒頤揚頤斯然而笑曰子所謂囿於方之內而未能遊於方之外也子何足語

是吾試與子俯清池而觀一寸之鱗入盈尺之波濤噉叫沈浮浩乎其自適也去而之江海之濱大魚若陵捷鱗掉尾捷若帆鱣發軔蒼梧縱於九江亦浩乎其自適也何則大小雖殊所爲適者一也余烏知渤澥之廣而勺水爲隘嵩華之高而拳石之卑也哉且夫衷有以自適固無往而不浩然也苟衷無以自適而試與之臨崩崖冒驚瀧必將蹉踔縮足汗慄而自失而何有於奇士之所樂哉客默然久之愉悅若遺逡巡辭去

一竹齋圖記

楊昌言

吾友若營唐子出一圖相示畫精舍數椽舍旁無他草雜樹惟修竹一竿孤標挺然出雲表曰此一竹齋圖也昔許洞所居必植一

竹以表特立之操吾取以名吾齋而命惲子南田爲之圖或有評其太少者唐子曰吾聞之物以少爲貴非賤多而貴少也蓋物之貴者自不可以多有今天下物失其節松柏化荆棘芝蘭爲蕭艾卽號爲東南之美如竹箭者歷冰雪而飽風霜其不改柯易葉者鮮矣且眞能變竹者意不在乎竹故一竿不加少千畝不加多如以竹而已矣則一竹之不植將遂無所表見邪今吾齋雖以竹名求所謂一竹者且無有試以是圖懸壁間則目如對亭亭之形而耳如聞蕭蕭之聲卽謂惲子之畫爲吾所手植之竹奚不可者夫誠有得乎特立之意則竹之有無亦可以弗問而又何多與少之足云楊子聞之曰謂夫一焉而少之者不知竹者也謂必種竹而

後可以名齋者不知君者也請識之以俟知者乃爲之賦一竹之
歌日子之中兮廓乎其有容兮子之節兮挺乎其不屈兮彼君子
兮夫疇與匹兮吾與子爲一兮

重修鄒氏宗祠記

楊昌言

壬戌之夏余過鄒氏宗祠見夫塗者墜者畚且築者絡繹赴功延
琚延璠不避炎暑烈日中往來督視後再過之則巖靜完好視舊
有加焉相與徘徊歎息延琚雪涕謂余曰此亡弟延璋之志也請
爲文以記之余婿於鄒余室人卽其姑也又延璋嘗從學於余余
何忍辭按鄒氏自道鄉先生以忠貞理學著於有宋厥後簪纓繼
起世有聞人爲吾鄉望族果成公績學砥行與其兄靜長學憲比

肩齊名果成公有子五人名延璋者其第五子也辛酉七月十一日以疾卒年甫二十有三耳先是果成公捐館母夫人秦業爲諸子析箸延璋疾革時謂其兄曰余不幸負沈疴勢必不起又未娶不能延一息之盾壽夭有數但上無益祖先下無裨宗族悠悠此生未免抱恨泉壤耳薄產本先人所貽吾家宗祠不修者垂六十年日就頽圯願以佐脩葺費其兄垂淚應諾嗟乎禮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晚近士大夫所亟亟而營者惟居室耳歌樓舞榭涼臺煥室網戶刻桷丹雘耀日至其爰先靈一室則欲隘陋蕪欻斜枝柱曾不一過而問焉此其人雖撥魏科

而無一室之費而享者諱吾知其先人有靈必無樂乎其爲之子

若孫也今延瑋弱齡夭折而彌留之際猶惓惓以祖宗祠祀爲念豈非所稱賢子孫足以振家聲而風末俗者乎登斯堂也於延瑋臨危之語可以觀孝於其兄延瑔輩克成其弟之志可以觀友而於其兄弟叔姪同心同力共襄厥事而無有後言可以觀仁且讓卽修祠一舉而知道鄉先生之澤爲愈遠而彌長也延瑋聘莊氏婚有日矣遭生母之變欲終喪而後娶故不克婚以死庚申冬二母之喪並舉時當饑饉薦臻延瑔客江右延瑋獨身襄事竭歷以從曰吾幼不及養此不足以報吾母也凡此皆事之可傳者余承延瑔之請旣爲識其修祠始末又傷延瑋之天將泯沒而無聞也因附記之如此

新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儲欣

先生蜀人也弱冠筮仕嗣後出入中外不常厥居有以除授至者
徒者請外者羣小構禍安置者量移者地或善或惡或極遠以惡
寵辱自上趨避無由若乃擇地而處不以官與罪至而意氣慨然
將徜徉終老於其山水之間獨吾陽羨而已蜀山處邑東南蓋陽
羨諸山之卑且獨者相傳舊號獨山先生以山形似蜀爲去偏名
蜀而居之然歟否歟吾意先生舟入荆溪浮於東汎三十里得是
山登嶺極目太湖如鏡東南萬峯如笏如屏是山實山水門戶先
生善選勝卽其趾稅駕焉而非係乎蜀之似與不似也從此泛覽
豔品玉漣芒鞋筇杖無不到田夫方外無不交於是天遠夕陽之

詞亂山白雲之句紅友黃封之歎與金沙寺僧剖竹調水之符佳
言韻事日日以新而惜乎居之不久也間考先生之來大約在允
常州居住前後爲元豐七年八年此兩年中離黃赴登又嘗待命
於泗留題於揚時月可考是則先生居此雖閱兩年其實不過數
月耳嗟乎先生一謫齊安居之者四年一竄南海居之者六年及
心所喜樂買田築室會不數月以去亦足見行止非人而先生生
平動與願違若此類甚眾也然先生在天之靈亘百世不磨滅者
其所依回眷戀將在鬱鬱不樂處者與抑在所樂與則夫陽羨人
士相與作爲宮室以俎豆先生者先生之靈實式憑之可壞陋弗
飾耶蜀山故有東坡書院廢不知何時明弘治朝邑沈侍郎暉贖

舊址而鼎建焉以偉麗稱具載李文正記矣 國初漸圯漸不支
有道士曰蔣普引以爲任積三十年力腐折頽敗葺治煥然又於
似揭堂後造樓而書院益偉麗狹前制矣普端良有才能節衣縮
食給工料費不以一錢均於人惟吾徒潘旂世居蜀山偕同志調
護以能訖功考於康熙之戊寅磨石而屬予以記予喜先生書院
整新又嘉道士良且才卒就厥志也因記其完舊創始之大略如
是抑予又有感焉昔劉子駿有言漢廷之儒買生而已醇如董相
弗之許而世亦莫以子駿爲非何也夫通達治體之謂儒試諸事
而效言可驗然後謂之類達故治天下必右儒以其益於世用也
先主政績冠絕史書及讀其文則北轅南渡洞若目覩先事救敗

碩畫與賈生等嗚呼使漢用賈生必無吳楚七國之變宋用先生亦無靖康之禍賈生之謀施行於武帝先生文集熟誦於高宗皆言驗而見思思而有及爲有不可爲者矣悲夫由斯以談雖謂宋朝之儒先生而已豈不可耶竊見世人誦先生者文章節義而外神之曰仙佞之曰佛子獨以儒歸先生且以爲必如先生而儒始有益於天下天下不至以儒爲詬病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此也因記書院而并論之爲可與語者道焉

擬周孝侯廟碑記

儲欣

太史公有言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誠哉是言也周侯子隱以忤權貴死齊萬年之難孤軍陷

堅血戰報國子隱得死所矣卒以此焜燿史策綿亘廟祀彼三日
不汗所得孰多而世徒稱其斬蛇射虎此一力士任耳不有捐軀
糜頂之大節亦與草木同腐何言人傑哉方侯之戰六陌也提卒
五千殺賊過當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侯毅然曰是吾仗節致命
之秋也夫使侯爲御史中丞時自顧惜必不失意彤駿卽與二豎
背而時之大臣無擠之欲其死者亦且遣二豎不遣侯遣侯不遣
二豎至禍已成援已絕微侯按劍一叱卽必退退而以侯之威士
心之固區區以求脫卽必脫而免於死夫惟不可忤而忤不當擠
而擠可以退而不退力能脫而不求脫而侯之大節於是乎烈矣
嗟乎天道何常死生有命一時警人徒知陷侯死爲快心耳詎念

賊后司晨駭君守府無何而銅駝荆棘骨肉噬吞積骸如亂麻流血漂曰杵人誰無死不亦悲乎且張華之智焉而死裴頠之勤勞焉而死機雲之文章焉而死崇岳之富貴焉而死其死也非分惡宮闈卽失身逆亂當時旣肝腦塗地引頸就誅而後世復以爲不韙所謂輕於鴻毛若殺孤雛腐鼠耳周侯之死相去幾時而一命旣捐九呂增重然則形駿之於周侯得毋所陷者小而所全者大與雖然侯非數子匹也設侯不死必能挺風霜之節攝妖狐之膽辨子適之冤消外兵之萌不幸亂作而託以兵符任之閩外亦將董率三軍論以忠義誅始禍破連衡扶危定傾易猶反手顧乃成都東海殘殺柑尋侯土未乾晉社隨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哉不其然哉侯行事顛末備載書傳故不道侯義興人廟去縣治不百步後枕墓道石帶雉堞墓營三岡高與城際古木鬱蔥然蓋勝遊也今蕪穢不治墓墮一角林木斬伐幾盡廟破壞且宿兵焉邑人過之往往垂涕又明季年有盧公九台者去侯千餘年其仗節致命大與侯同而未獲廟祀某既感夫有廟而不治者又感夫必當得祀者而今尙莫之祀也某年日月某公大修侯廟兼祀盧於廡於是命爲侯碑而并系以詞其詞曰

海岳鼎分人才鱗起侯於其間奮躍最尾挾矢闕獻一發洞胸仗劍入水碧溪流紅喋血天地逍遙掛弓此何足奇賁育所任殺身成仁乃見本分猗與孝侯母疾露禱土迸飛泉天和藥草琦與孝

侯如鷓如鷹搏擊無禮

下飲

楊橋晤語記

史周沅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友人秦淮滄澗過予楊橋館中相與上下事故予曰世常說趙宋最弱予獨以爲三代而下北宋差強人意滄澗亢顏大聲曰漢唐宋明莫弱於唐莫強於宋予驚且喜遂問之滄澗曰今有父不能制其子君不能制其臣夫不能制其婦妾主不能制其奴賤弱乎否乎予曰是亦皆弱耳何煩焉滄澗曰如此數者唐皆有之漢亦不免獨宋無之宋所苦者獨北邊耳是猶受制於橫逆而不能角也何足弱哉且夫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君君臣臣而以爲弱反是者爲強則是秦政之暴優於

文王商君之刑名賢於周公之禮樂也亦不足與論天下事矣初
滄澗與某偕來語中及古仗節亢志之士其人曰有此志節而不
能保其家國之不亡蓋亦無用者耳予笑曰然則殷之三仁不足
述乎及問滄澗語乃知人之度量相越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諸葛
忠武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韓魏公言琦
生平仗孤忠以事君至於成敗天也豈可必哉噫微斯人吾誰與
歸既二日子思滄澗之識超卓於世俗爲憶識之

濟復惺惺泉記

華希閔

二泉勺水耳餅罍走四方飲飫遠近何其盛也其支流爲龍縫若
冰羅漢諸泉溢溢四出昔人謂慧山中空乳水滿腹遇隙發見其

或然歟去泉五里而城不爲近矣乃猶時時發見於闌闌間有以惺惺名者其一也成化癸卯楊禮部琛有重浚記稱幼聞閩浙舉子應試者汲飲茲泉試輒得利故名後湮爲日者居購浚之覆以樓置茶經石鼎於上以待客有泉以來湮沒不可悉知可據自禮部記始無何復湮康熙中顧中翰貞觀浚之禮部去今二百五十年樓之廢不足怪中翰纔五十年耳循志所稱求諸胡橋西北不可得第見瓦礫阜積糞在碁布而已旣訪諸居人之老掘地得古磚甃圓井形深至丈餘有泉泓然味甘洌同二泉惺惺者乃復見顧泉去河流不盈丈岸善崩不可置足於是壘石成岸撤其阜積碁布者而夷之設闌楯代石勝以舊名昔人稱水之甘苦猶人

賢愚稟氣清者賢而泉源潔者甘也二泉出自山麓其潔而甘也
易茲泉介在閭閻藪壤之所溷能葆其潔而不失其甘尤難哉先
儒稱治心有常惺惺法此殆常之者耶且舊傳飲之者慧試者刊
比於人蓋有膈世覺民之德者乃屢發屢涇德則豐而遇則嗇何
歟其嗇焉命也曩者禮部中翰能浚之而不能久之況余力不逮
二公者耶雖然姑務其所能爲者耳譬諸有德者當吾前吾既知
之雖力不足張之能不務盡所以張之者歟濟與否聽之天可耳
於泉何獨不然且命固有始嗇而終豐者孟子所稱傳說膠鬲其
人當版築魚鹽時豈遂無一知者哉愚時未至耳比時至且勝管
夷吾孫叔敖况餘子哉吾安知茲泉不自此而亨通而不復塞行

與二泉之名四方飲飲遠近者相追也

復崇正書院堂屋記

華希閔

崇正書院舊名九賢祠宋寶祐中知縣袁從氏所建也其址卽今啟聖宮元虞教授薦發黜其無關於錫者益以本邑之賢者名五賢祠中爲宋楊龜山先生東西以喻玉泉樗尤遂初袁李小山祥蔣寶齋重珍配其詳在先哲尤邵二記嘉靖八年卽地建啟聖宮而遷祠未有處先比部補菴公乃於宅右建堂五楹顏曰尙友益以李忠定公綱邵文莊公寶名七賢祠而榜其前之坊以今名康熙初子孫弼宅巨室而以堂之東一室并弼焉莫之覈也繼弼東次室又次弼西兩室惟中室莫敢動然苦其梗也乃遷木主稍前

而割後楹以通之希閔解涇縣學職歸謁祠見其狀得實乃具金如券數贖焉惟東一室載在初契不可得然幸可撤三室通之還木主於原所矣其西一室則貯祭器焉嗚呼希閔之爲此舉也犯巨室之怨且怒而不顧豈誠愚哉蓋追惟公移建之初心與今時目之所擊有不可一刻安者欲完其舊而卒不可得斯亦無如何也已祠中木主崇禎時增入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及葉司空茂才鄒賢良期楨吳明經桂森蓋前之九者蓋而五益而七又益而十二也或云宜增比部公緬公顏堂之意與其立朝居家者曷嘗矜刻不羹牆先哲哉主之人與否形迹非所論也惟吏部風節公望學忠節東林後勁忠憲全歸時於遺疏外獨束別之其

相契有在鄒吳二氏上者急宜增入以殿錫山道統焉姑記以俟
後之君子論定

亦冰堂記

王元烜

水洹寒而爲冰其外堅確其中瑩潔其氣嚴肅栗冽而不可觸水
流而冰止有守義焉君子曰是可通乎政矣蓋不堅確者易以撓
不瑩潔者易以汶不嚴肅栗冽者易以犯冰之義通乎政非徒然
也昔歐陽公守滑州顏其堂曰冰堂夫公以文章功業卓犖千古
惟能堅確其外瑩潔其中嚴肅栗冽其氣故爲文廉而辨清而沈
其立朝也剛勁勇爲是非別白誠有得於顏堂之義以貞其素履
者與余少好讀公文旣竊慕其爲人家長垣距滑百里而近每至

其地則思公之所謂冰堂者然考之邑志詢之故老則已付諸荒
煙蔓草而不可復睹矣康熙庚午冬余來涖蘭陵其邑爲江南要
衝簿書之督促足以掎扼我守錢穀之繁沓足以眩惑我守人民
之囂頑刁悍又足以姦欺撓亂我守非硤礪而皜皜而冽冽
殆不能以行吾意也冰堂之義則尤可思矣乃自題退食之堂曰
亦冰雖然吾能堅確而不撓與能瑩潔而不汶與能嚴肅栗冽而
不可犯與非敢以爲能也志勉焉而已或者曰礪礪者易缺皜皜
者易涅凜凜冽冽而不可以久君亦何取於此曰是殆泥於冰而
不遁其義也夫冰水之凝也水之大者江湖河海其小溪瀆溝澮
皆可以資灌溉潤萬物則羣然賴以生至沍寒而爲冰礪礪而皜

崎凜凜而冽冽斯又天地之爲用而非水之性也洎乎渙然澌泮則資生灌漑者猶是矣苟徒執象以求其爲冰也不亦局乎余卽不得渙而爲江湖河海亦豈不得爲溪澗溝澗之用乎子徒見冰之爲冰而不知冰而水者之爲用無窮也歐陽公爲其大而余爲其小安在溪澗溝澗之不可水而冰冰而水也哉然終未敢以爲能也志勉焉而已爰爲記而勒諸東壁後有同志者其共勉諸

先賢商子須昌侯祠記

王元烜

祀典凡先賢專祠有禴嘗兩祭者皆因其子孫旣爲祖考立廟又請於禮官故得秩祀不特爲其子孫者得盡報本返始之意而所以崇理學興教化有關於風俗人心者匪淺鮮也獨晉陵商氏有

先賢須昌侯專祠春秋祀典至今闕焉嘗考孔門七十二賢商氏有二商子鄒平侯諱擇字子季魯人禮殿圖躋之曾氏子與之右而僅列姓名其生平言行俱未詳商子須昌侯諱瞿字子木亦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子年三十八歲未有子孔子爲之筮曰逾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如其言亦爲孔子玩易日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於是歎曰天乎命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語梁子叔魚俾不棄其室亦得嗣須昌侯之生平言行其大畧蓋如此又考蜀志云先賢生於瞿上爰名瞿蓋蜀人也或長而遊學南魯因占籍焉故家語史記皆繫於魯而歷代從祀聖廟東漢志曰西晉陵孟濱之有專祠何也蓋宋南渡時須昌侯子孫散

居澆安晉陵雲陽間越之澆安蓋明三元文毅公輅其裔也若晉
陵雲陽一派自元介蹊公琦以省試第一殿試第三入中祕出雲
陽徙居晉陵爰立家廟於孟瀆之水塔口以祀始祖須昌侯譜牒
亦公手撰後人固當以介蹊公爲繼別之宗而公第三子光輔始
居水塔口則當爲繼禰之小宗願不必別立宗祠者爲專崇始祖
須昌侯以冀祀典之光也其長子光庭一支居雲陽之五成次子
光祖一支居晉陵之溫墅皆去水塔口十餘里而近禮曰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胥於是
祠繫焉余蒞茲土嘗過其祠見其榱桷崩陲風雨侵剝詢及祀典
委諸草莽不禁喟然嘆曰先賢俎豆有關風俗人心者衰敗至此

曾不若二氏之宇及諸淫祠競施金錢輝煌丹堊祭賽禱祀之無已時也亦獨何哉今

朝廷右文重道崇尚理學於周程朱張諸先儒

御書祠扁表章榮寵春秋祀典厥有司存况須昌侯親炙聖門倡明易學者乎爰是申請各憲臺爲舉春秋秩祀以光專祠之饗併薄捐俸資修復其舊觀扁曰洙泗易宗而倡義振興者誰商氏子孫鼎錯鼎錕諸耆士也奉祀者誰孝子慈孫商之璉先賢六十七世嫡裔也遂爲之記勒諸石以爲不朽

竹山記

翟源洙

昌南諸山煙奔雲盪東走入湖其支脉循湖北行漫延數十里不

絕如帶岡坡港汊左支右跋若眾足相扶而行至竹山而脉盡踴躍奮迅若昂首入湖而望馬跡或曰此蜈蚣形也或曰不然馬跡脉行湖中迎涯而起發爲茲山其勢西行爲溪北諸山祖地師每爭言之予弗能辨也戊申之冬予偕湯子學海蕭子蘭穎往遊焉山小不能一里突起於蔬畦叢葦間然磅礴之勢橫截太湖分其尾十餘里別爲一湖俗呼曰裏湖其外曰外湖山多石其右側臨外湖尤詭詭萬狀大者可臥百人若覆舟於涯小者累累若重几疊牀錯落分布自山頂相枕藉層累而下者若頽垣若壞堞若開戶牖於巖腹漁者得之以爲舍若浴羣健於川或寢或蹲或拽其鼻以登岸石罅多野卉嫣紅照人其上多青叢朱實俯映空碧其

下沙磔圓潤如卵如豆山列三峯一峯迴掉如尾一峯圓若仰鉢
石環拱若城雉其中峯有僧寺松竹森挺翠羽啾啾不絕其北麓
稍平衍距湖涯斷數百武外有怪石掀波起若別爲一峯予三人
蹣跚眾石間浪聲時出屣下朝光軒舉澹盪盪胸拳峯鬢巒雲帆
浪船散若鷺鷥或浮或沒倏忽遠近至北麓踞石臨湖遙望陳灣
馬跡兩山對峙左右拱衛若巨獸之寢於門其上丹楓青樾纂組
錯繡下映村落厯厯可指近山有巨魚觸石時掣其尾裏湖多白
鳥映綠波上迎風鳴若吹竅聲蕭子曰聞諸土人裏湖卽蠡湖范
子泛舟處也湯子曰宋德祐間進士有蔣捷者入元不仕號竹山
先生此其高蹈處乎予喜其說而俱未之能考獨疑茲山毓靈孕

秀數千年無發其蘊者豈柳子所云少人而多石耶吾儕吞吐湖山不能洗滌靈府於昔人乎何尤遂聯吟一詩誌其勝旣歸而燈下足成之爲五十韻

迷陽界記

崔源洙

兩山之間村落環居厥名曰界自張渚鎮南行過石門踰穀嶺道出栗園中約二十里而近得迷陽界焉界始名眠羊詫之者謂爲神仙所居牽引方平故事或稱迷王云昔有王人失道於此遂曰迷王癸丑初春予偕蕭子蘭穎往遊焉惡其名之不經而無以自拔於俗也遂以迷陽命之界人曰有說乎予曰莊子人間世載楚狂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者薇蕨也今是界多黃精茯苓

山積野蕪之屬澗毛石髮咸可采而烹焉此必昔之人觀其物產而有慕於采薇之高躅因名之曰迷陽而方言亂真譌陽爲王又譌爲羊更以迷爲眠也地之得名也類莫知自所起一眈豎偶傳之則輾轉成譌流宕失實而不知反君子以爲病故勝母朝歌迴車不入名之悖足以彰地之陋可弗慎哉今日眠羊則牧人之穢墟耳曰迷王則近於蠻微瘴鄉崛強以自尊大皆君子之所不取且名者地之先容也汨於流俗人之口實則世威望而棄之雖有靈淑之氣而弗能顯也奚以邀高賢之轍跡乎子憫是芥之清蘧開美可以當昔人與如曠如之目而不能託名大雅以自絕於眾故采莊生之說因其故號而澗色之蕭子曰習俗之移人甚矣子

名之孰從而稱之予曰不然使名之而失其實一野叟能笑之苟得其當也則山巖奇傑之境若因茲名而始闢聞之者皆將拭目改觀而忘其爲樵蘇之故徑也昔太白過九子山以爲似九芙蓉因呼之曰九華今人襲稱之不知有九子之號吾邑蜀山始名獨山東坡蘇氏寓其地以斯山似蜀中遂得厥目焉至於今弗改夫一言甚微而足以發山靈之蘊則眾皆悅之有倡斯和如空谷之得響而應予烏知迷陽之稱不自吾兩人始耶蕭子曰然則請志之遂爲之記

白茫潭記

瞿源洙

白茫潭在許氏大村西廣可三里周五六里明曠映空綠楊環之

蒼翠與澄波相上下中有淨洲廣十餘畝可耕可廬聞昔有僧寺
踞其上今廢叢生雜樹葭葦望之蔚然潭深處不可測然聞潭底
有井窰基址時見壞梁棟浮出水面潭產白小魚俗呼銀魚潔白
佳美蘇人目爲上品繞潭而村者其東岸爲許氏大村有前巷中
巷後巷之目其傍小村爲前後埧爲藕池圩爲乙字圩爲藤橋爲
西田舍大率皆許氏所居統號白茫潭諸村巷胥隸焉許氏自漢
長樂少府以節義起家世傳忠孝名登史籍者甚眾其始居陽羨
號陽羨許氏後徙潘墅又徙臨津又徙談村今徙白茫潭近五百
年矣其族人多淳樸敦古風好談奇節事故邑人豔稱之羣號爲
白茫潭許氏潭之西岸卽談村也由潭而北過支港不及三里有

大川汪洋與白茫相類登岸卽津臨也臨津之涯古冢纍纍悉許
氏先塋離塋旁數武有廟翼然爲臨津城隍廟廟之神爲前梁任
公昉廟之後有長阜延袤數十丈斜繞數村落於其下蓋古臨津
城址也予按任公嘗爲義興太守義興設郡始自晉永嘉四年其
時析陽羨爲三縣一名國山一名臨津而移陽羨縣於君山下以
其縣治設義興郡以統之其後郡降爲州州降爲縣又併三縣爲
一名義興縣宋時改宜興而陽羨國山臨津俱廢僅存古城址悉
荒落如村堡是今之縣治卽古之郡治也任公爲太守其官署當
卽今之縣署邑人思其德卽應立廟於今之城市不宜僻處臨津
廢縣豈任公會爲臨津令耶抑當攝郡時臨津受恩獨渥私以俎

豆報耶然民間私祀不宜曰城隍廟立廟首尾縣志未之載其事
茫昧不可考嘗按孚齋先生縣志云唐武德二年改義興爲鷲州
武德七年廢鷲州設南興州又云改臨津縣爲之仍統臨津陽羨
義興三縣蓋以臨津爲州治而縣治附焉是今之臨津卽古之南
興州也然今人但知臨津不知有南興州昔許氏之先有諱嗣宗
者拜南興州太守古人多以官爲家許氏遷居臨津或始於此水
之可渡處曰津今廟前艤舟濟渡行人古之所謂津也臨津之名
昉於此乎考之縣志蓋臨津津也今人呼爲臨津渡又名止口蕩
今人譌爲注九蕩單鏐水利書云縣西有夾苙干瀆洩洮湖之水
入河洮水經河而注之江今名存實亡倘開夾苙干湖水通流

則伍堰茅山他邑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蓋夾芡干爲洩漏通流之徑徑塞則湖水旁溢漂沒田疇廬舍滙爲滄爲蕩爲潭者以十數止口白茫皆是也夏秋水發波濤湧沸直入荆溪舟行駛疾往往覆溺而孤城當其衝岌岌可怖此夾芡干不復之故按其地當去臨津不遠而單策不行宋時已淤塞至明嘉靖時悉爲平陸矣邑乘無由考據故今之縣志竟遺落不載諸瀆中無夾芡之名大抵地之隱顯今古不符陽羨國山二城已失其故名臨津因任公之廟名僅存而南興州不著渡因城及廟以名而滄與蕩或譌或不著至夾芡干則求一志於邑乘而不可得獨白茫潭以許氏居之故名特著昔孚齋先生之修志也許

氏有諱有穀者爭齋之增也協同纂輯其志白茫潭云廣數百畝受金壇溧陽諸水所注又載萬文恭公白茫謠曰洮湖迤西幾百里東來白茫會爲滙日翻月沒眞宰俱蛟龍混濇蟠其底蓋萬公好講學重節義事而許氏先人多與往還故臨潭賦詩前輩風流居然可想噫地之以人重也久矣昔任公有釣臺遺跡縣志云在北門外一里臺高一丈餘今按其地名釣橋並無所謂臺者而邑人槩指其處爲任公之跡此亦臨津立廟意也東坡蘇氏至吾宜改獨山爲蜀山買田瀉湖濱遂名其地爲蜀風蓋任公失其故跡猶冒昔名蘇公改其故名始爲己有而今之所謂白茫潭者仍其故名未之或改然已爲許氏所有邑人莫能爭也吾知千百載後

雖陵谷變遷或淤墊實土爲平地而白茫之名猶將與任公之釣臺並垂不朽不若夾葦干之湮沒無聞也歲之王戊許氏宗耆奕祥霞城兩先生延予訓其族中子姪時時流連潭上往來臨津謁任公廟訪古遺跡因率連書之使後之人有所考信并以示許氏諸生俾各自振厲以益增茲潭光也

澄江第一泉記

徐志定

凡泉之類不一其自上下下則爲谷簾懸空峽流側瀉自下上上則爲趵突怒注河源星湧其他縱橫澗壑莫不極奔騰澎湃之觀以資山經水注之紀載然求其與人代之盛衰治否相關者則咸無得焉若夫元氣翔和膏澤浸潤而地獻厥靈炳於典籍者其惟

醴泉乎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則醴泉出當堯之時
至治沐浴而醴泉生於階庭厥象渾渾色如醴甘如飴逮後儒以
瑞應歆動人主者輒以醴泉埒甘露良有由也予生岱山麓夙覽
徂徠梁父諸勝壯而策名仕版鹿鹿四方與泉石間別久矣年來
獲賦遂初欣無職事之縲謁吾師蔡夫子於澄江官舍惟澄爲山
水區區北有一拳螺青秀峙江表者乃春申山也負城帶郭歲時
茂宰往遊焉賦咏之碑笏立止於紀江山之槩不問其有泉也邑
士徐子近洋此中之有道而文者也壬戌夏陟山見琳宮後石巖
下清流涓然因招羽士集山農剪荆剗磔而乳蓄膏淳澄涵演池
里人譟曰神泉出矣而博物者辨其爲醴泉父老走謁公公謂之

曰是爾民向風從善而人文蔚興之兆歟維民則曰我公之仁澤
涵濡熏蒸滲漉而山藪貢厥祥也予竊占之易水上有水曰井象
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山下出泉曰蒙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惟吾
師之治澄也道合君子以養以教優游漸漬咸用太和是以表裏
融澈精醞醞釀滋而爲雲液瓊膏與古所稱神山石髓爲類夫物
有以少而見珍者又奚必如自上自下奔騰澎湃者之爲哉泉之
左右磐石橫亘如虬龍爲搜剔盡致刻露清秀奇勢迭出宮之北
壁分俸錢爲風軒雪簷供遊者憩息巖之上闢地構亭繞之松桂
梅柳二尹陳君得度地於亭下得捐金二百有奇中爲堂三楹額
曰半山旁爲延月山房五楹士夫趙同倫諸君協贊厥成勝概畢

出子暇日杖策登山坐雲窗烹澗茗偕近洋氏左攬城郭則峯巒
婉孌竹樹參差金碧樓臺與煙霞掩映右俯大江則滄波不極時
見片帆隨征鴻俱遠繼而放眼空冥海天瀕洞因感泉之出於此
山爰得其所顧予以蓬累來遊獲覩吾師治化之成瀾淪山谷而
吾與近洋系出駒王孺子派本同源兼之臭味無差池者則師友
淵源之誼胥賴茲泉以作之合得偕都人士勒名澗石以垂不朽
是子之幸也夫是子之幸也夫

暨陽書院新栽花木記

趙曦明

今書院之建肇自前邑侯高苑蔡公歲己卯閣學晉甯李公視學
江蘇因斥而大之更舊題之澄江爲暨陽書院延抱經盧先生以

師多士至之日申規條嚴講習乃再課其文而殿最之如泥在鈞如金在鎔惟所陶鑄由是就學者踵接院舍幾不能容先生問於院之隙地蒔花藝木講肄之暇相與相羊而吟弄焉先是曦明子姪輩並列門牆而明未嘗修晉謁之禮先生不以爲不恭反殷勤而物色之明感且愧遂出平生所著述以獻先生更爲商榷是非討論得失懇款款靡間形跡明益喜過望悔求見之不蚤也一日院中紫薇花盛開先生招飲其下酒半願而言曰余本寒士挂名朝籍以外艱歸家有母藉書院之餼以爲養故得與二三子遊息於此三年矣今者恭遇

皇太后萬壽分當先期赴闕以效無疆之祝惟是院之一草一

木亦余所極不忘者得無不免於毀傷乎明對曰昔周民之於召公猶思其人而愛其樹況多士於先生其敢忘甘棠之義先生曰然則子爲我記之明不敢辭謹條其目如左自聚星樓而北爲院之門由門而堂有兩堂堂之後爲懷德樓又進爲遂養樓柳三榆一桃六桂四柚一柿一山茶一懷德樓之右爲先生藏息之所命之曰聳學軒軒之前羅列者梅四柯一桂一碧桃一石榴一蠟梅一海棠二紫薇一山茶一玉蘭一杏一櫻櫚一梔子一軒之前後皆學舍也前一區後二區柏二桃十一桂二石榴三山茶一梓一桐一橘一其蔓生者爲朱藤爲左轉藤爲枸杞之屬其叢生者爲鳳尾竹爲芭蕉爲南天燭爲玫瑰木香薔薇月季之屬至卉之屬

則不能徧記也既又揖從學諸子而語之曰草木無情者也尙能當花而花當實而實以酬先生封殖之德諸君躬被時雨之化得不思蚤夜淬厲期於發名成業以無負先生之拳拳皆應曰是吾黨之心也敢不一如先生在院時先生名文昭字紹弓杭之仁和人以餘姚祖貫通籍壬申科 賜進士第一甲第三人及第官翰林院侍讀乾隆歲次辛巳七月十八日郡諸生趙曦明承命爲記

容膝居記

趙曦明

余年六十未協厥居遷於邑之白虎巷人多於屋寔息靡甯越五年乃治其北向者一間量施牀榻而自課其中知交過而相存攜手並坐可三人對案小飲可二人解衣高臥則一人而已因取陶

靖節先生語而名之曰容膝客有問余者曰子之取乎此將與靖節有同者耶抑有參差形之而有互勝者耶余應曰皆有之靖節之文與其品前賢且不敢望矧其在余若是者靖節勝靖節雖貧猶得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庭繁桃李徑茂松菊而我并無南窗可倚若是者靖節亦勝然靖節五男莫好紙筆余惟一子粗解讀書所未卜者諸孫耳若是者我似勝靖節生晉宋之交更桓元之亂飢寒相煎或奪所好壽止六十三歲而余年處耆老之介耳目無恙日閱書數十頁作字一二千所好不奪於飢寒而祖孫父子長鹿昇平若是者我真勝至以性剛才拙之故頓脫塵網甘心固窮乘化而遊不懼不喜修短任之於天名實返之於已斯不敏

之所庶幾而靖節殆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客笑曰有是哉盍書之遂以爲容膝居記

玉泉記

包士曾

橫山東麓有止水相傳曰玉泉泉清而甘洌可鑑甘可飲蓋山之精氣所結予往來山中則必於泉泉當草廵無怪石佳樹之觀釋子結廬其上爲玉泉菴無陂池亭榭映帶上下貴遊之所不到高人逸客嘯歌吟咏之所不齒而泉闐然於山下徒供樵夫牧子野農俗納之嬉玩嗚呼亦可謂不遇矣嘗論宇宙之美造物並蓄其厚力以生而顯晦不同每各因其地之所置陽湖自城濠左眺其迤邐楚楚者僅數橫山山小而童非有梁溪陽羨澄江諸山之雄

秀使移此泉於勝區參伍於幽岩險谷間聚眾美以邀世賞當遠
過今日而乃沈沒寂寥於茲山此予之所以歎也雖然橫之爲山
不可謂非山玉之名泉卽不可謂非泉山能出泉泉詎不可以汲
而不遇何病哉或曰泉亦自有遇泉之西三里更有龍井有羽人
王八百丹井云